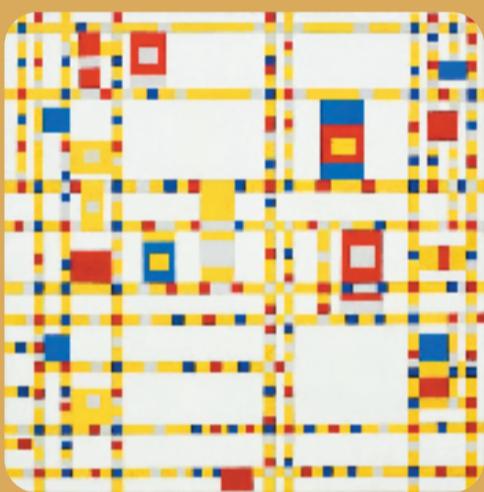


在游离中找寻风格

卡西米尔·马列维奇被后人称为“俄罗斯前卫艺术家”，他于1878年2月生于乌克兰基辅的一个贫困家庭中。童年穷困的生活环境使得他与许多俄国前卫派代表人物一样，并没有受过真正系统的学院教育。教育其实也是多元化的，学院里的“科班”教育是教育的一种方式，而在生活中感知体验也是一种教育的获取方式。马列维奇最初接触到的美术，是挂在小商店橱窗中的图画——这种非学院化教育的“野蛮”生长方式，也带给了马列维奇充足的想象与思考空间。

自马列维奇一家移居莫斯科后，马列维奇在一家私人工作室一边学画风景，一边探索个人艺术风格，这期间他接触到了印象派艺术等其他画派。马列维奇的早期创作风格是印象主义风景与俄国传统的朴素民众绘画相结合，在尝试了后印象派和野兽派绘画风格后，他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农民马列维奇”的风格。

数年后，马列维奇经历了短暂的俄罗斯前卫艺术兴盛的时代。马列维奇从画面与色彩的精神分析——画面的构图受意大利未来派画家以及塞尚等人影响，而他的色彩则与马蒂斯难脱干系。马列维奇的艺术脱离对自然物象的描绘，创造了一种对于形式和内容进一步简化的无物象绘画。



蒙德里安 百老汇 Boogie Woogie



康定斯基 作曲8 1923年

图像的崩溃

时代与艺术创作的关系是具有多重复杂含义的，就像马塞尔·普鲁斯特虽然在战争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尽量维持了战前的创作风格，但在其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的最后一卷中还是加入了战争题材的内容。由此，我们便可直观看到对艺术家来说，时代与艺术的关联性。

以马列维奇为代表的先锋派艺术家们否定传统艺术，强调精神世界和内心的体验，也契合了当时的社会时代精神——俄国境内即将爆发十月革命。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大众对于推翻传统旧制度的渴望，加速了俄罗斯先锋艺术流派的诞生。



方块与方形



环形



十字

白上白与运动员

先锋派艺术作为现代主义旗下一员，具有现代主义的两个基本特征——异端的诱惑和内心的挖掘。而马列维奇的“无物象世界”更是消解了作为具象艺术根基的形式与内容的对立，打破了具象艺术的时空界限，将生活场景与生活元素平面几何化堆叠在一起，以孤立的纯粹面对精神的本质、面对符号与现实的距离。

约从1910年开始，马列维奇对于人物的画面形象进行简化，画中人物身体多简化为粗大的圆形——尽管如此描绘使得人物的四肢并不雅观，并在画布上加以涂抹对比强烈的色彩。到1913年，马列维奇的艺术已经呈现了“至上主义”风格——将方块、环形、十字、方形等基本元素的集合体在画布上直接铺满。在马列维奇的油画《运动员》中，这些元素特征都显露无疑。

马列维奇的《运动员》呈现的人物形态不仅完全从属于色彩构图，且从属于整个构图的节奏安排。《运动员》鲜明的色彩使画面具有强烈的视觉吸引力，但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色块所构成的人物形象——马列维奇摆脱了物象语义的现实存在意义，他的绘画艺术创作与几何形态的探索有关，他的绘画目的是个人在时间与空间范畴中的能量显现。马列维奇晚期的艺术创作使用黑白或鲜明色彩作用于具体几何形体之上。马列维奇著名的《黑方块》《白上白》，画面呈现的极简形式，一度让欣赏者在面对时如面对马塞尔·杜尚的“现成品”艺术一样，产生迷思。

时代的颜色

艺术从来不是脱离时代而独立存在的，于是便有了法国哲学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提出的“种族—环境—地域”之间的逻辑关联。1921年，德国结束了四年内战、外敌干涉以及与波兰之间短暂的战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艺术家们热情支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他们践行自身社会责任，认为有义务走向人民大众，使大众摆脱对艺术的蒙昧无知。

但从1932年开始，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强调一切艺术形式包括小说、诗歌、绘画、戏剧、建筑、电影等艺术门类唯一允许的表现形式就是现实主义风格。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马列维奇的现代主义至上主义风格就此放弃。晚年的马列维奇又回归具象绘画创作，他曾完成一幅带有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的自画像——画面中主人公的孤傲神情，被认为是画家个人的艺术宣言。

马列维奇 白上白 1918年